小院纪事

肖复兴

一

1975年盛夏，我家从前门搬到洋桥。那时候的洋桥，虽然离陶然亭不远，在如今的三环路内，却属于郊外，比较偏。房子是新建不几年的红砖房，一排一排，很整齐，有些像部队的营房。住在这里的大部分人，是当年修北京地铁的铁道兵，复员转业后留在北京工作，在这里安家。

搬到这里，图这里清静，比城里的房子宽敞许多，特别是每家屋前有一个小院，母亲愿意在小院里种点儿丝瓜苦瓜扁豆之类的菜吃。

这里有个缺点，用水不方便，自来水没有通到家里，打水跑老远，要到公共水龙头那里。但是，我发现不少人家的小院里都有水龙头，不知道是怎么将自来水接通的。

刚搬过来没几天，隔壁西院的一位街坊见到我，热情地和我打招呼。我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，他知道了我在中学里教书，我知道他姓陈。忍不住问了他自来水这个问题，他告诉我都是各家自己接的。各家离公共水龙头那么长的距离，怎么接到院子里呀！我一筹莫展，直嘬牙花子。

第二天下班之后，这位街坊带来一个高高个子的男人来到我家，向我介绍：请来了师傅，和我一样也姓陈，他就住在前面一排，请他来帮你接通自来水！

这位陈师傅，有四十来岁，和我的邻居一样，都是当年的铁道兵。对于我天大的难事，对他是小菜一碟。我一个劲儿对他说：这么麻烦的活儿，可怎么干呀？他对我说：地铁我们都修成了，这点儿活儿算不了什么。他带来铁铲、扳手等工具，还有几节长水管、一个水龙头、几个弯头和细麻线。三下五除二，他们两个人开始破土动工，不一会儿的工夫，就接上隔壁陈师傅家院子里的水管，然后从地下面将水管通到我家院子里，安上弯头，竖起一根水管，再安上水龙头，齐活，自来水哗哗地流淌了出来。

我不知道怎么谢他们才好！直要掏钱，这水管弯头水龙头，都得花钱呀。他们二位连连推脱着，笑着对我说：我们是干什么的？还用花钱买？这些都是不用的边角料！

他们二位就这样走了，尽管我一再挽留他们，怎么也得一起在家里吃点儿饭，喝点儿酒呀。他们还是走了。

临走时，这位陈师傅指着水龙头，对我说：赶明儿，我弄点儿水泥和砖头，帮你在这里修个水池子。

想起老话：千金买房，万金择邻。

二

1976年初秋，我的一个同学，原来同住前门老街的发小儿，突然找我。不知她从哪儿听到“四人帮”马上就倒台了，特意跑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的。下班后，她就往这里赶，那时候，从城里来我家比较远，只有一趟343路公交车，要在虎坊桥坐车。她赶到这里时，天已经黑了，下车后走得急，跌了一跤，摔破了膝盖。

更不赶巧的是，不知怎么搞的，我们那一排房子突然没了电，四周一片黑洞洞。她来到我家，问我怎么回事？我说刚才还有电，不知怎么突然就没了电。

她走出屋，抬头望望房顶，看见了上面悬浮着的电线，和房后的电线杆，对我说：有梯子吗？

院子外面，站着好多街坊，对突然停电都很奇怪，除了我们这一排房子，其他的房子都亮着灯，大家纷纷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

有街坊已经搬来一把梯子。只看我的这位发小儿，二话没说，麻利儿地爬上梯子，爬到房顶。我跟着她也爬了上去，看见她不知怎么三鼓捣两鼓捣，很快就把电线修好了，屋子的灯齐刷刷地都亮了起来。地上的街坊们响起了掌声。

我很为我的这位发小儿骄傲！她真的是给我长了脸。我一个劲儿地向街坊们夸她，夸得她不好意思，笑着摆手。她是哈工大物理系毕业的，尽管是工农兵学员，毕竟也是师出名校。这样的活儿，对她算不了什么。

我永远忘不了那天的晚上，她像狸猫一样顺着梯子爬到房顶的样子。她穿着白衬衫和天蓝色的百褶裙，站在房顶上，背后是瓦蓝色的夜空，记忆中是那样的清晰明亮。那一年，她和我一样，29岁。一晃，四十七年过去了。当年年轻的姑娘，已经成老太婆了。

想起沈祖棻的一句诗：万里秋风同作客，一场春梦总成婆。不觉哑然失笑。

三

1978年初冬，我考入中央戏剧学院。那时候，妻子在天津工作，还没有调到北京来。我将年迈多病的母亲送到姐姐家住，开始了我四年的大学生活。

家里没有了人，我住校，平常的日子很少回家。有一次星期六回家，是入学第二学期刚刚入夏，没有想到，院墙高，天刚擦黑，一时看不见院子里的情况，推开小院的栅栏门，好家伙，吓了我一跳，扑在面前的，竟然是半人高的荒草，那样茂盛，密密麻麻，长满院子，自在而得意地随风摇曳，映得门窗的玻璃都晃动着一片萋萋的绿色。在城市里，见到这样高这样密的一片荒草，也不容易。

我只好先拔草，才能进门。我家东边另一家邻居，有一个男孩子，在读高二，读初三要毕业的时候，他知道我是中学老师，曾经找我补过课，我还找了一些语文数学的参考材料和习题给他。他看见我正在忙活拔草，对我说：您用手拔不灵！说着，他从他家里拿来两把铁铲，和我一起除草。一边除草，他一边天真地对我说：没想到您家的草长这么高，这要是庄稼多好啊！

除完草，我谢过他，他摆摆手，对我说：您总不回来，草才长这么高，您得常回来呀。而且，您家的院门也不锁，多不安全呀！

我连连点头，是我懒，没有好好修修院门，安把锁头。也是觉得家里没什么东西，可以值得让小偷光顾。

他忽然问我：您什么时候回来一次？一个月吗？一个来月总该回来看看了！

我点点头，说他说得对！

下一次回家，还真的是一个月后的周末。心想，院子里的草会肯定长出来，大概不会那么高那么密那么吓人了吧？

推开院门，竟然没有草。我很奇怪，草的生命力强得很，野火都烧不尽，春风就能吹又生呢。草都哪里去了呢？

事后，我知道，是这个可爱的高二学生，计算着一个月快到，我该回来了，帮我先把草除掉了。

好长一段时间，他都是这样帮我除草的。我问过他为什么要帮我？他说您也帮过我呢！再说，这是手到擒来的事情！

我怎么这么幸运呢？怎么总能碰到这样多的好人呢？想起老人说过的老话：世上还是好人多孬人少，山上还是石头多沙子少。真的呢！

四

我上大学的第二年暑假过后不久，一个年轻的朋友结婚，一时没有房子住，想暂时在我家住一段时间。他们比我小七岁，也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了。我想，反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何不成人之美？而且，还可以让他们帮我看着家，省得老麻烦邻居，起码少让隔壁的那个高二学生总帮我除草。

有他们住，我更是极少回家。寒暑假里去看看我母亲和妻儿老小，上课的日子住在学校。不操家和小院的心，倒也乐哉悠哉。

他们在我家里住了几年，一直到他们有了房子搬走。那时候，我回家一看，发现放在屋里墙角的铁皮箱不见了。那个铁皮箱子，有几十年的年头，虽然已经很破旧了，但是，它是父亲留下来唯一像点儿样子的遗物。我把中学时代和到北大荒写的几本日记、写的诗、抄录的几本唐诗宋词元曲的笔记本，还有高中三年女友写给我的几十封信，都放在这个箱子里了。更主要的是，那里面还有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，每天下班后回家点灯熬油，吭哧瘪肚写的长篇小说《希望》的稿子，三十万字，上千页的稿纸，虽说没有什么价值，也没什么希望，对于我却是整个青春期的纪念，总还是有些敝帚自珍。

我赶忙找这个铁皮箱子。心想，可能是他们觉得箱子放在那里，占地方碍事，而且锈迹斑斑，那么破，不好看，怪扎眼的，把它放到床底下了。但是，看看床底下，没有。两间刀把房，不大，还会放在哪儿呢？找遍了，没有。最后，看见在院子里的墙根下，箱子委屈地挤在那里，一副颓败的样子。箱子是铁皮的外壳，还囫囵个儿，打开箱子一看，里面的本和纸都早已经沤烂了。也是，这样长时间的风吹日晒，尤其是夏日里的雨淋，能不沤烂吗？

想想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漫长岁月的痕迹，居然变成了一滩烂泥。尽管从来没有对他们讲过，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怅然。他们比我要小，没有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的中学经历，更没有北大荒的生涯，毕竟和我像隔在对岸，即便面前流淌着同样的水，拍打冲刷着却是不同的堤岸，留下的是不同的回声。

茨维塔耶娃诗里说：在我们之间还隔着一个自然段，整整一段。

五

1982年夏天，我大学毕业，专程回北大荒一趟。因我是第一个返城后回北大荒的知青，队上的老乡非常热情，特地杀了两口猪，豪情款待。酒酣耳热之际，找来一个台式录音机，每一位老乡对着录音机说了几句话，让我带回北京给朋友们听，表达对知青的想念。

回到北京，请朋友来我家，聚会在小院。自从搬到这里，只要我在，北大荒的朋友常来这里小聚，给我大显厨艺的机会。那时，兜里“兵力”不足，不会去餐馆，只能在家里穷欢乐。艰苦的条件和环境，常能练就非凡的手艺。

我拿手做西餐两样，一是沙拉，二是烤苹果。沙拉，沙拉酱是主角，那时难以买到，做沙拉酱，便是一件大事。要用鸡蛋黄，不要蛋清，然后用滚开的热油一边浇在蛋黄上，一边不停搅拌。每一次，在小院里做沙拉酱，朋友都会围看，像看一出精彩的折子戏，听着热油浇在蛋黄上滋滋啦啦的声音而心情雀跃欢快。

烤苹果，是从哈尔滨中央大道的梅林西餐厅学来的。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，在哈尔滨转火车，特意去那里吃过一顿，其中有这道烤苹果。要用国光苹果，因为果肉紧密而脆，挖掉一些内心的果肉，浇上红葡萄酒和奶油或芝士，放进烤箱。家里没有奶油和芝士，有葡萄酒就行，架在篦子上，在煤火炉上烤（像老北京的炙子烤肉）。土法简陋，照样芳香四溢。

这一次朋友聚齐，依旧是这两道菜，就着从北大荒带回来的北大荒酒，听这盘磁带的录音，酒喝多，话说多，直到深夜依依不舍散去。送大家走出小院，望着他们骑着自行车迤逦远去的背影，真的很难忘。那一夜，星星很亮，很密，奶黄色的月亮，如一轮明晃晃的纸灯笼，高悬在瓦蓝色的夜空，是我在这个小院住了七年时光最难忘的夜晚。

第二年，我搬离小院，虽然新楼房宽敞很多，聚会却无疾而终。大家再聚会，到饭店里去了。我的武功尽废，曾经那两道手艺再也没有露脸的机会。当年大家下班后，骑着自行车，从各个角落奔到我家，蒜瓣一样，围着台式录音机听录音的情景，恍若隔世。如今，很多人开着小汽车，没有小汽车，打的或网约车，但很难再有这样情景了。几番离合，便成迟暮。

读放翁的诗句：旧交只有青山在，壮志皆因白发休。想想真是，朋友老的老，病的病，走的走，散的散，只有北大荒的白山黑水在。

2023年3月21日春分于北京

曾经的一个梦

——关于老友吴兴文二三事

傅月庵

上个世纪最后十年，到新世纪前十年里，两岸出版交流从无到有，从有到多；熙来攘往，互动频繁，吴兴文恰恰是两岸出版交流密切时期，一个重要的人物。透过他的联系引介，两岸出版人更加了解彼此，许多重要书籍、作家，也方得以顺利出版。

兴文进入大陆很早，1988年便跟友人组团出访，因他喜欢搜买旧书，深谙藏书票种种，且娴熟台湾出版动态，以此“登陆”，因缘际会，结识了许多大陆出版人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称“沈公”的北京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。沈公当时主编《读书》杂志，迫切需要世界各地出版讯息，兴文算是他最得力的台湾帮手，曾经一连为他寄了五年的《中国时报·开卷周报》，一期不少，加上其他重要书讯，两人缘深论交，遂以“师徒”相称。有了这个“师父”，他想开哪扇门几乎都有钥匙，加上“与人为善”的个性，辗转结缘，越深越宽，到了世纪之初，他大约可算是认识最多大陆出版人的台湾出版人。

1990年代末期，吴兴文离开任职10多年的“联经出版”，转到“远流出版”任职，恰当台湾出版大举西进之时。2000年前后，我与他相偕到北京拜访各大出版社。印象里，既称“拜访”就应该外出寻访，谁知不是，前几天宾馆房间像是诊所诊间，访客一个接一个络绎不绝于道。这位是兴文要交代东西给他，那位是他有事情麻烦兴文；这位是闻名已久的作家，那位是名不见经传的小编辑。兴文则来者不拒，有问必答，帮得上忙的无不点头说好。一天下来，总要见上十几二十位客人。如此这般，“白天开门接客，晚上吃饭喝酒”，两三天后，方才启动拜会行程，登门与出版社领导握手对谈，但其实草蛇灰线，该见该谈的关键早都见了谈了。

这种打交道方式，看似有趣，其实很不容易，里面包含许多不确定因素，举个例子，当时大陆出版社都属国有，社长官派，有久久不换的，也有不时调动的，一旦换了领导，前任所答应甚至所签立的合同都可能翻脸作废。这种情形下，要想合作获利，“人脉”“人和”便显得特别重要，而这也是为何彼时很多事，兴文做得到，别人却做不来的原因。

然而这种“专长”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而是他“刻苦无欲”的个性所挣来，譬如他曾为了获得某位大陆畅销作家的一纸合同，从北京遥遥搭火车（当时尚无高铁）到湖北小城镇，在雪地里跋涉几个小时，却无结果，空手而还；又或者为了谈妥一件合作案，与对方宴席周旋，连喝好几摊酒，喝到脸色发白手发抖而后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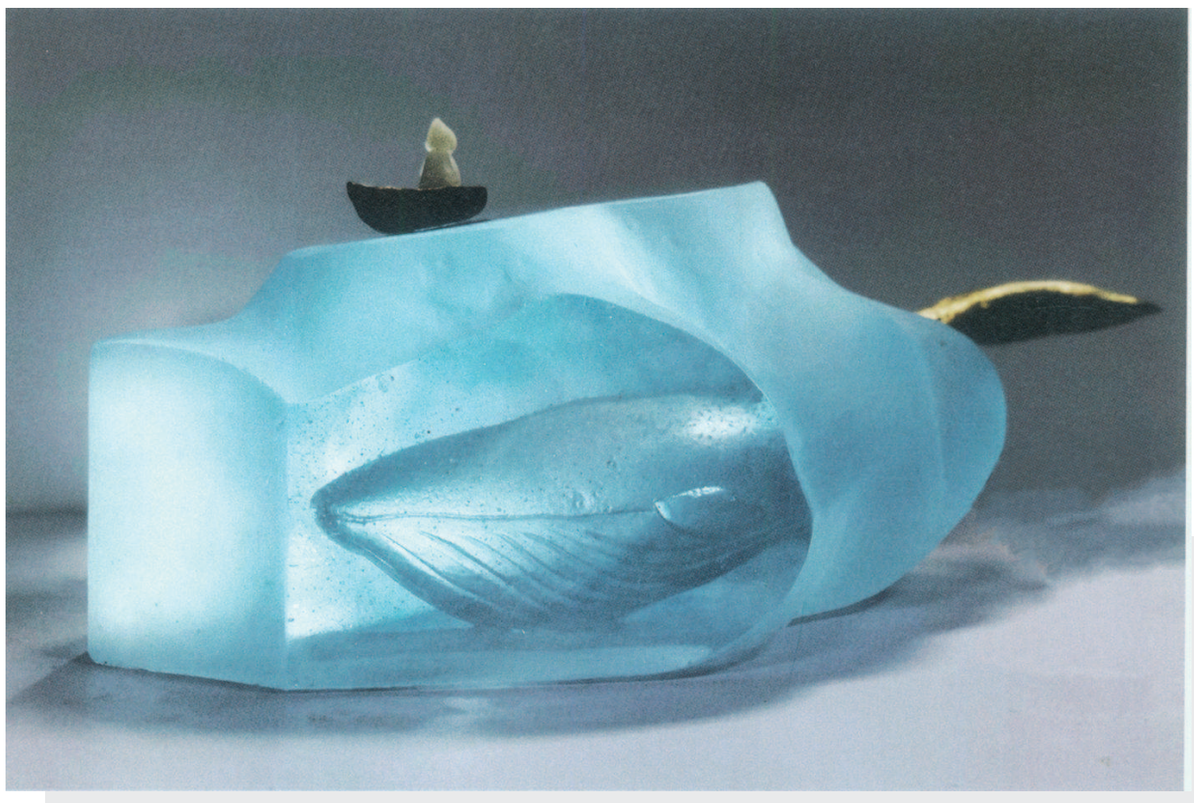
兴文能喝酒也爱喝，酒席宴会里，他不太吆喝人喝酒，却是有邀必陪，一口一杯，绝不扫兴。台湾出版界能喝的不多，他却是大陆出版人一谈起喝酒，尤其喝白酒，人人都竖起大拇指的。酒喝多了，他有时也任性恣意，竟就学起史记人物，“使酒骂座”起来。这事我亲见好几回，次次捏把冷汗。

印象深刻的一次是2005年前后，与他到福州一起参加全国书市，夜里宴会多有，跑完两摊，他已喝了不少，醺醺然。第三摊是台湾出版界的酒会，人很多，熟人更多，这个也叫那个也招呼他，突然有个人拉住他喊：“吴兴文！”一看原来是台湾某出版集团高层，向来趾高气扬，兴文冷冷看了他一眼，无若何表示。“我啦，我是某某某，你竟不认识我啦？”一副人人都该认得的口吻。兴文再瞄一眼，颇不屑地大声说：“我当然认得你，可谁想认识你啊！？”当场一片尴尬，也有人偷笑。我急忙拉他走人：“不好意思啊，他喝多了……”隔日问他记得这事否？他笑笑回答：“真的呀？喔，那我真是骂对人了！”

也是这一回，与他亲历的另一件事是，两人从福州叫了部出租车，一路杀到闽清，沿着闽江直往山头奔驰，原因是某出版社趁着全国书市，竟然拉拔人马，跑到某解放军营区租借场地培训社员。有张合同却必得去拿，出租车很老旧了，师傅却开得飞快，沿路荒凉久久不见人烟，路越走心越慌，不免乱想：“这种地方，真有人图谋不轨，被‘蒸发’了，恐怕也神不知鬼不觉吧！？”兴文却老神在在，有说有笑，到了营区，跟出版社领导拉拉手，拿到东西后又颠簸奔驰回福州。——这种辛苦，大概也只有他受得了吧。

2003年远流博识网（北京）文化咨询有限公司成立，兴文出任总经理，从此常驻北京。当时主要任务，除了版权买卖，最重要的是设法合作出版，扩大利基。在试过好几家出版社后，最终与广西师大“北京贝贝特”结盟，成了合作伙伴。兴文也在这基础上，把一个又一个的远流作家如郑石岩、蒋勋、曾志朗、郭泰、刘克襄、茂吕美耶……引进大陆，而在2004年白先勇《姹紫嫣红牡丹亭》一书达到高潮，原因是这本书几乎是两岸同步发行，用的是同样的繁体字网片，仅只封面不同，因地制宜。这事如今看来似乎没什么，其中的复杂与困难，不是过来人实在很难想象。

大陆市场是一个曾经的梦，许多台湾人都做过，有成真的，也有破灭的。兴文不算破灭的那一种，原因是除了出版，他还有另外的寄托，从旧书到藏书票，从阅读到编辑，他都能，也忙得津津有味，因为这些寄托，或说癖，他的欲望相对很少，粗茶淡饭，能过日子就好，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他也无所谓，破灭的痛苦，于他或也就不是那么巨大了吧！？



云里梦里（玻璃艺术）陈栩晴 选自“璃语东西——国际当代玻璃艺术展”

笔会
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公众号

失而复得的螾庐寄妹诗与张元济先生的题诗

程毅中

螾庐先生（王季烈，字君九）《寄妹诗》是1934年从大连寄我先祖母律素女士（王季常）的，写在一本经折式的纪念册上，有罗振玉先生的题署，后来又求得好几位老前辈的题词，非常珍贵。十年动乱中失踪了。其中有张元济先生的《题赠君九令妹诗》，我祖母曾另抄了一页，幸而还保留在我手里。后来张树年先生等编《张元济诗文集》时，我就把题诗抄送回张家了。1982年左右，我通过罗继祖先生，从螾庐先生门人孙宝田先生处找回了原诗，总算失而复得。

最近有幸看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《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》的目录，有许多螾庐先生与张元济先生的通信，大为惊喜，联想到1934年的《寄妹诗》，现在先录出原诗以为张先生的题诗作注。

五妹来书劝余归以诗答之

螾庐

同怀总九人，我长妹最稚。长者六十二，稚者卅五岁。棠棣荣连枝，萱草茂于背。天乐有至乐，曷为辽东滞？殷勤寄远音，劝归亦良是。岂知阿兄心，别有难言意。我幼秉庭训，家世传修名。人臣既委贽，所矢惟忠贞。我年当强仕，遭遇帝祚倾。故乡交蹄迹，狺狺吠犬声。正言触时忌，跬步胥荆榛。鸿鹄远罗网，宁可事远征。在昔谢叠山，十年逋闽峤。母寿登九秩，寄诗述怀抱。教子欲何为，冰玉坚清操。痴儿何时归，江东兴礼教。我亦犹此心，旦夕苍穹祷。中原澄清时，儿归奉色笑。吾妹通诗礼，甫嫁丧所天。靡它柏舟志，抚孤逾廿年。河间妇闻之，谓愚不谓贤。恶直而丑正，浊世良宜然。兄妹性情肖，相期秉彝全。独行我所是，何恤今人言。

这是1934年的事，螾庐先生还是跟随溥仪在大连流亡的遗老，不肯回乡。可是事有突变，就在这一年，谢长达老太太突患中风，他不能不回苏州来探母。结果他就丁忧居丧，三年不能起复了。这也是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。事后回到北京旧居，1937年卢沟桥事变，日军进占北京，他蛰居家中，除服后研究昆曲，大有成就。1939年上海张元济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等筹划校订《孤本元明杂剧》，来信请螾庐先生进行校辑，他欣然同意，才有了两人往来讨论的频繁通信。我看到了《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》里螾庐先生致张先生的四十多封信，就及时报告王氏后人，并设法辑录。应该说，这一盛举，促使螾庐先生专心治学，脱离了政治的纠葛，没有步王国维的后尘，这是维新派元老张元济先生的推动。同时看到张先生的许多信札和八首七绝病中小诗，这都是可补1986年版《张元济诗文集》的佚文，也为之庆幸不已。

附带把张元济先生1954年《题赠君九令妹诗》再抄录于下，以便读者参看。

君九吾故人，有妹称女师。好懿本天性，在室秉母仪。少小最贤淑，蒙养端始基。阃政既娴习，艺事亦兼治。写生有妙笔，百卉斗芳菲。韵华正及岁，之子赋于归。适于伊川氏，门第无参差。翩翩佳公子，秉性亦仁恕。嘉耦今作配，宜可庆齐眉。何期丧所天，正在赋结褵。膝下虚继嗣，犹子聊比儿。教养如己出，门户赖维持。戚党夸贤妇，众口无异辞。守节世所钦，扶孤亦难为。然此皆庸行，妇道何足奇。女有丈夫志，矫矫轶群雌。慨言旧家风，习贾渐浇漓。纵有好子弟，结习宜挽回。慷慨捐巨金，黉舍起崔巍。兴学固为亟，执中尤所宜。大政首惠工，庠序犹迟迟。献作工专校，施政有所资。子孙相继起，无负慈母慈。母能善用财，用财不自私。志洁而行方，急公兼好施。大雅久不作，古有今则希。不与树风声，何以励将来。借问姑苏城，可有怀清台。